

# 白朗文集

● 爱的召唤



# 白朗文集

**白 朗 文 集 (五)**

**爱 的 召 唤**

白 朗

---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220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 1/2 插页：8

1983年11月第1版

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200

---

责任编辑：郭 锋 责任校对：金 英 周 全
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---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04

定价：2.15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著名女作家白朗同志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在轨道上前进》，现改名为《爱的召唤》收入文集重新出版。

白朗同志满怀激情，细致地描写了一列救护伤病员列车上的一群男女青年的感人业绩，成功地塑造了优秀共产党员丁蓝、吕湜等人物的光辉形象。

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出色地完成了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，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。

党的十二大发出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国人民的伟大号召，相信书中的英雄形象，必将成为我国人民效仿的榜样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各有各的心事····· 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她屈服了·····    | 11  |
| 第 三 章 | 送别·····      | 23  |
| 第 四 章 | 向往着新的生活····· | 37  |
| 第 五 章 | 走上岗位·····    | 46  |
| 第 六 章 | 不甘落后的人们····· | 59  |
| 第 七 章 | 出发之前·····    | 68  |
| 第 八 章 | 跃动的心·····    | 78  |
| 第 九 章 | 第一次考验·····   | 91  |
| 第 十 章 | 不过是开始·····   | 101 |
| 第十一章  | 水·····       | 112 |
| 第十二章  | 山洞外·····     | 125 |
| 第十三章  | 解决了个大问题····· | 138 |
| 第十四章  | 在战斗中·····    | 150 |
| 第十五章  | 意外·····      | 162 |
| 第十六章  | 血·····       | 178 |
| 第十七章  | 生死线上·····    | 189 |
| 第十八章  | 埋下了一粒种籽····· | 200 |
| 第十九章  | 几件小事情·····   | 213 |
| 第二十章  | 幸福·····      | 229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回到祖国·····      | 236 |
| 第二十二章 | 母亲·····        | 250 |
| 第二十三章 | 新部长·····       | 265 |
| 第二十四章 | 雷厉风行·····      | 275 |
| 第二十五章 | “一定能办到!” ····· | 284 |
| 第二十六章 | 邱洁变了·····      | 297 |
| 第二十七章 | 血和火的交织·····    | 309 |
| 第二十八章 | 抢救·····        | 325 |
| 第二十九章 | 永远在战斗中·····    | 332 |
| 第三十章  | 召唤·····        | 348 |

## 第一章 各有各的心事

一九五〇年的秋天好象结束得格外地早，十月刚过，地皮就冻了好厚一层冰。马路两旁的积雪映着中午的太阳，到处是金光灿烂，一闪一闪的，就象撒了层水银一样。淘气的孩子们最喜欢这样的冰天雪地，水门汀的人行道，也竟变成他们的溜冰场了。

田波轻一脚重一脚地走着，走不上十步八步总要滑溜一下，他自己又好气又好笑，长久不走路，倒真象个刚学步的小孩了。这条倒霉的腿呵！

他的警卫员小纪，看着他那吃力的样子，实在担心得很：万一跌上一跤，自己受批评倒是小事；跌坏了团长，免不了又要多躺上个月二十天；跟床打交道的日子，不要说团长自己，就是陪着他也熬受不住了。小纪暗暗在心里抱怨：车，不肯坐；扶，不让扶；这不是分明跟自己过不去吗？好象罪还没遭够似的。

这时，忽然一个挎着书包的小孩，斜岔着两脚，冒冒失失地从田波对面冲过来。他溜冰溜得真高兴呵。田波来不及躲闪，竟被他撞了个满怀，孩子自己跌倒了，田波也晃了好

几晃，他的两脚还没站稳，便赶忙弓身扶起那孩子。孩子嬉皮笑脸地对他伸了伸舌头，一溜烟就跑了。田波还在赶着问：

“没有跌疼吗，小家伙？”

小纪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要不是他手急眼快，在后边擎住了团长，这一跤跌下去那还了得！他真恨不得追上那孩子训斥一顿，但看看田波没事人似的神情，倒觉得自己未免太也紧张了。可是受了这次虚惊之后，他就更加不安起来，他抢前两步，挨近了团长，用他有力的左手，抓住了团长的右臂，这样，他的紧张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。但田波却不耐烦地挣脱了小纪的手说：

“你还是让我锻炼锻炼吧。你以为三、五天内，我不能跟你赛跑吗？”说着，就故意加速度地迈了两步，又把小纪落在他的身后。这个忠实的警卫员实在没法说服他的团长。他象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，翘起憨厚的嘴唇，再也不吭一声。他在心里反驳着团长：“你跟三岁小孩去较量吧。要是跌坏了腿，我看你也只好跟床赛跑了。”

大街上象往常一样地繁华拥挤，行人也照样地镇静从容。田波已经几个月不上街了，他看着一切都是那样地新鲜亲切。百货公司大玻璃的橱窗里五颜六色的花布、美丽的小毛衣、糖果、罐头、日益翻新的玩具……，这一切都在吸引着他的注意力。终于，他忍耐不住，走进去给小女儿买了一个会叫的洋娃娃。虽然他挤得满头冒汗，但这件事做得他感到特别得意。走出百货公司的时候，他的脚步比以前轻快多了。

国庆周年纪念已经过去十几天了，而在那宽阔的柏油路中间，还巍巍然矗立着一座崭新的排楼，翠绿的松枝，并没见得褪色，它还是傲然地招引着行人的注意。田波感到有点儿遗憾，今年国庆节的观礼，自己没有能够参加；明年的国庆节呢？又不知在什么地方和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度过了。

他贪婪地左顾右盼着，呼吸着繁荣和平的空气。完全是一种升平景象呢。只是那些向火车站匆忙奔驰的、满载物资的大卡车所结成的绵绵不断的车群，使他微微嗅到了一点战争的气息。这种气息老百姓显然还没有普遍感觉到，只有一些敏感的群众，不时地停下脚来，用惊疑的眼睛，似乎向着那些匆忙的卡车发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结果，也只能不得要领地照旧走他自己的路去了。

战争的空气一经触到田波的感官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，一种迎上前去的冲动，立刻使他的精神百倍地振奋起来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当每次出击以前，他都感到他生命的泉源泛滥了，生命的力量集中了——这力量是无所畏惧，也是不可抵御的。特别是和敌人交锋时节，这感觉就越发强烈起来。仿佛天地间什么都不存在了，他的脑子里也什么都不存在了，只有“敌人”和“祖国”，“仇恨的火”和“胜利的追求”驱使他奋不顾身。

一回想起那些胜利的光荣的日子，田波的身子好象减轻了几十斤份量，加上经过一阵练习之后，被他摸到了不致滑倒的窍门，脚步一会比一会稳健准确，使小纪的担心变成了多余。快要到家的时候，他微笑着，得意地看了小纪一眼，

似乎在说：“怎么样，我不配跟你赛跑吗？”他那张红光焕发的脸上冒着汗，但并不显得精疲力竭，反而比任何一天都显得愉快、健康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小纪怎么也不能理解。因为，田波的心思终归还是田波的心思，他认为，在小纪面前是没有必要过早宣布的。

宿舍的院子安安静静的，同志们都去工作了；只有孩子的哭声，点缀这和谐的宁静，田波老远就听到了。这哭声，是这样尖锐地刺着他的耳朵，刺着他的心，当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孩子已经哭到声嘶力竭的程度。这哭声，田波是十分熟悉的，那不正是小蓝的顽强抗议吗？他想，大概丁蓝又在给孩子洗澡了。他真不能赞美丁蓝的怪科学，这样冷的天，每天照例把孩子放在水里泡一次，这又何必呢？

他紧走几步，气喘地爬上楼梯，打算去支持孩子的抗议，连第一句话都准备好了。谁想，竟意外地碰到锁头上。小纪急急地打开了门锁，田波一眼就看到孩子挣扎在小床上，两只小腿象鼓锤似地乱蹬，被子已经蹬在一边，小脸哭得象雨淋的苹果。做爸爸的连忙脱去大衣，抱起孩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把孩子孤零零地锁在房里，这又不知玩的是什么名堂！”

孩子一偎在爸爸怀里，马上停止了哭声，一边抽抽搭搭，一边就舒展地笑了。这时他才想起刚才买的那个洋娃娃，连忙腾出一只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来。“嘎，嘎，”洋娃娃叫了，小蓝开头有点发愣，两只小眼睛盯着这个奇怪的

东西，全身都停止了动作。“嘎，嘎……”等到洋娃娃叫个不停的时候，小蓝竟咯咯地乐出了声。这正是田波最骄傲最幸福的时刻呵。这孩子给了他多少安慰和快乐哟！

自从和丁蓝结婚两年以来，最近半年，他才算有了这个家。在革命大家庭里过惯了的田波，开头还有点不大习惯，这个家的圈子太小了，内容太单调了，虽然丁蓝给了他比同志们更多的关心和友爱，虽然这个家使他享受到特殊的温暖，他却总感觉不如在集体中那样生气蓬勃。他爱丁蓝——不爱又怎么会结婚呢？他们在战斗中结合，他也愿意长久地保持着战斗的友谊。实际上，结婚两年多，两个人就很少生活在一起，有时候，简直就离得老远老远的。偶然，战斗进入了持久的局面，部队在一个地方将有一个较长期的驻留时，同志们就哄起来：

“找个根据地，给老田安上个家吧。丁蓝回来，也好有个固定的窝儿呵。”

田波却反对，他情愿保持着这样大家庭的局面。他奇怪，难道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吗？集体的家难道还不够惬意吗？弄个小范围的家岂不是自找麻烦？他几乎不能想通“家”对他究竟有多少必要，给他的事业究竟会增添多少光辉？何况丁蓝也没有这个要求呢？她也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了。

可是，自从小蓝出世以后，他对家的看法却大大改变了。他一天比一天深刻地感到，有了孩子，倒是需要有个固定的家了，这个温暖的小窝，对孩子是多么重要呵。同时，

也正因为有了孩子，他一直觉得无所谓的家，也突然感到增加了不少不可思议的光彩，这是他过去连想也没想过的。

小蓝生下不久，田波便在他的日记上很严肃地写道：

孩子，是祖国最美丽的花，是人类最高理想的主人和建设者。有了他们，我们的事业才有更灿烂的前途；有了他们，我们美好的人生才更幸福，更光辉。一个革命者自觉的责任感，从孩子的身上，得到了更有力的鼓舞，也从孩子的身上，理解得更加深刻，更加具体了……

现在，他一边和孩子玩着，一边又联想起那段日记。于是，重归战斗岗位的决心，更加炽热起来：该怎样向丁蓝提出这个问题呢？丁蓝为了考虑他的健康，可能不会轻易地就同意他的计划的。自己必须准备一套理论来说服她。不过，丁蓝这个人可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。

他想得入神了，丁蓝急匆匆地推门进来，他都没有发觉。

“你看你呀，简直要把孩子宠坏了；抱在怀里睡觉，什么习惯！”丁蓝一进屋就嚷了起来。原来小蓝已经在爸爸怀里甜甜蜜蜜地睡着了。

“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倒好，把孩子锁在房里就跑了，孩子哭得好不伤心，你这又是什么习惯哪？”田波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反讥着。

“我走的时候，她睡得好好的，哭两声，你又心疼胆疼的。”

“得，得，我说不过你，”田波表示服输了。“说来说去，咱这是和平环境，要是在朝鲜，看你可敢？一个烧夷

弹，不把孩子烧在房里才怪！”

丁蓝脑子里一闪，突然出现了那么多朝鲜的苦难孩子们。她再也没有心思做这种诙谐式的争论了。她很严肃地说：

“比起朝鲜的孩子来，咱们的小蓝简直是在天堂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默默地把孩子抱过来放在小床上。问道：

“你到政治部谈了些什么？疏散问题吗？”

田波先不回答对方，反问一句：

“嗯……，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我吗？我去卫生部，顺便托人找保姆。还不是为了这个小捣蛋吗？”丁蓝用昵爱的眼睛扫了一下酣睡的小蓝，完全是一副泰然自若的表情。

可是，这句话，却把田波弄糊涂了。找保姆，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原先本来有过一个保姆照顾孩子的。但当丁蓝在一个半月以前旧病复发后，那个保姆因奔母丧就走掉了，丁蓝便坚持不再找保姆。她说，自己休养，完全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孩子，不用脑力的轻微劳动，对于恢复健康反会有帮助的。这倒也是事实，劳动惯了的丁蓝，你如果整天把她按在床上，她会受不了的。因此，田波也就默默同意了。

如今，丁蓝已经不咯血了，健康也恢复了八分，又是在疏散期间，怎么忽然想起找保姆了？

丁蓝从田波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的惊奇和疑惑，不等他发问，便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我已决定你和孩子疏散到后方去，

我留下来抗美援朝。”

“哦吓，好大的口气，你已经决定！”田波隐藏着自己的吃惊，很神秘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故意把“你”字说得很重，表示他的抗议。“连点家庭民主都不讲了？”

丁蓝把乌黑的眉毛一抬，急急地分辨道：

“别拿大帽子扣人吧，现在和你商量还晚吗？”

接着，田波就象在讨论会上发言似的，对丁蓝的意见表示了一大串的否定。他认为：第一，丁蓝的身体还不适于紧张的工作，应该遵从医生的嘱咐和组织的决定继续休养；第二，小蓝才五个月，虽然一向是喂牛奶，可是离开母亲的照顾，把孩子交给一个没有科学常识的保姆去喂养，对孩子是非常不利的。说到第三点，他故意表示激动，提高了声音说：

“我是个堂堂的革命军人，你想把我当个家属疏散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“唉呀，失敬得很！”丁蓝顽皮地深深一躬，把田波也逗笑了。他继续说：

“你想拖我的后腿吗？……”

不待田波说下去，丁蓝立刻进行反击：

“还是把这顶帽子奉还给你自己吧。难道你不是想拿孩子做借口拖住我的后腿吗？好象只有母亲才有照顾孩子的责任似的，你们男人呵，多么自私！”

“你怎么也不能否定母亲神圣的天职呵！”田波的语气，虽然还流露着友爱的诙谐，却不知不觉就兴奋起来，

“但，问题的中心并不在这里……”

他不露倦容地背着手走来走去，完全忘记了他特有的幽默，象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似的，准确、严肃、深思熟虑地来对付这场突然的袭击；丁蓝的打算，对他来说，的确很突然，但这跟丁蓝的思想和性格联系起来看，不但没有任何矛盾，而且是理所当然的。只不过因为他自己想的太片面，对丁蓝的问题没有做丝毫的考虑罢了。自从早晨得到军区要他们全家疏散的通知以后，他所反复考虑的只是他自己的问题。至于丁蓝和孩子，他认为毫无疑问，她们理应安全疏散；刚强的丁蓝，自然不会心甘情愿，但她到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呵。特别是为了孩子，她也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。谁想，自己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向她提起，她竟来了个“先发制人”，这简直是节外生枝，使这场“战斗”复杂化了。经验告诉他，要想说服这样一个顽强的对手，是必须付出很大的智慧和力量的。她这次休养，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和唇舌，倘不是她昏倒在手术床边，几乎伤害了患者，她还要不顾命地坚持工作呢。

丁蓝一直用挑战的、微笑的眼睛，望着她的可敬的爱人和战友，耐心地等着他重复地说完那三大理由之后，便严肃起面孔故意神气十足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军人同志！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现在还不得不命令你一次：马上睡下去休息！”她的手臂笔直地指着床铺。田波被她那滑稽的姿态弄得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便用讥诮的口吻回敬说：

“哼，医生同志，看你还能在我面前威风几时？”

“你的健康不完全复元，我就有义务执行我的权利。我所以同意你疏散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田波刚要分辩，丁蓝却不容分说地走上前去，以迅速有力的动作把这位不知疲倦的伤员推到床边，强迫他躺了下去。这时刚好小蓝在梦中咯咯地笑了，田波解嘲地说：

“你这样粗暴，让孩子都见笑了！”但他却不得不顺从地脱去军装和鞋子，丁蓝随手拉了一床被子给他盖上说：

“安静地睡上两个钟头，养足精神再来争论。”

躺下之后，田波才感到实在太疲倦了，四肢一摊开，竟软得象堆糖稀一样。但由于激动和兴奋，脑子却格外地清醒，怎么也闭不上眼睛。最后，他烦躁地用被子蒙起了头，才勉强地赶走乱七八糟的思想，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中。

讨厌，哪来这么多的梦呵——和丁蓝争论得好不激烈！

## 第二章 她屈服了

田波在解放江南的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，右腿和腹部中了三颗子弹，肠子穿了一个洞，引起了腹膜严重地发炎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急救，才算保住了生命。复杂的手术迫使他不得不较长期地躺在医院里。病床上的生活，是使他永远不能安静的。他忘不了那些充满了朝气的战斗的日子，忘不了胜利的光辉和喜悦，忘不了那些共生死的战友，更忘不了曾经给予他过多的温暖和荣誉的江南父老们。离开了战斗的岗位，他便痛切地感到自己掉队了，该死的敌弹，撕毁了他战斗到最后胜利的誓言，强迫他远离开火热的斗争。虽说只是暂时的，而在田波看来，几乎是一个终身遗憾！特别是当全国解放的喜报传到医院的时候，他一方面是发狂般地兴奋，一方面是自艾自怨，他恨自己的伤为什么好得这样慢，以致没能亲身体会到最后解放全中国的凯旋的滋味。他懊恼得心都叫喊了。因此，当他刚刚能够拄着双拐走动的时候，便迫切地要求归队。

“让我回到战斗岗位上去，做点能够做的工作吧！活蹦乱跳地老躺在医院里，人会腐朽的！”